

## 踏寻古营盘

□ 梁桐钢

古营盘，其实是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玫瑰营镇的一个行政村，村名的由来已无从考证，但就其地理位置观察，这里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则无悬念。或许是在久远的年代，曾有金戈铁马的将士们在此征战并安营扎寨而得此村名。

印象中的古营盘村位于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与察右前旗的地缘接合部，散落的土建民宅不太规则地坐落在这里，家家户户的土房子周围用黄土拍起半身高高的围墙，算是一家一院了。这里与周围的村落相比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，却牵动着我们40多年的情思，魂牵梦绕地总想找机会到此去踏寻，去走访，去故地重游。

机会似是爱眷顾有准备的人。今年八一前夕，我和同年入伍的战友聂喜云到内蒙古，约定到集宁西山的皱褶里，去追寻保卫边疆的青春记忆。7月22日，是我们说好的进山的日子，出发时天公不作美，片片阴云从天边翻卷而来，不一会儿便遮住了阳光，就要下雨的天象搅动着我们将要出行的心。为我们带路的当地战友张银奎鼓动我们说：“咱当过兵的人什么时候被困难吓倒过，何况这点小雨？”一句话给我们鼓足了劲头。于是，我们不再犹豫，驱车往山沟里的部队老营房而去。

那座山沟，是我们青春生命的起点。老战友聂喜云带着孙子一路讲解当年戍边保国的故事，只见他那昏花的双眼，不时盈满了泪珠。古营盘村离这里步行还

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具体有多远，当时没有人去估算。现在科技发达了，我用高德地图导航了一下，就是走小路穿行，也足有八九公里的路程。天上的细雨一阵紧似一阵地飘落下来，尽管如此，踏寻古营盘我们没有人打退堂鼓，就是冒雨也前行。似是天公有情，赶到古营盘村，一阵清风吹来，刚才还淅淅沥沥的细雨停了下来。眼前的古营盘村已今非昔比，宽阔的柏油马路从村边穿过，村民们盖起了宽敞的砖瓦房屋，只有远处已无人居住的几间破旧土房，像个老人坐在那里静静地叙说着当年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为了抵御外侵，保卫祖国，我们这支部队在争分夺秒苦练精兵，时刻准备打仗的同时，还全力投入了坑道施工、阵地建设的战备工作之中。我们踏寻的古营盘，就是当年我们连队执行开山碎石战备任务的场地。站在村边极目远眺，却看不到当年那凸起的山丘，难道是找错了地方？在我们犹豫地对话时，站在一旁的一位村妇热情地告诉我们：“你们找的地方没有错，只是那个山丘的青石被开采，已看不到当年的模样了。”说话间，一位壮年汉子从街头走来，问清我们的来由后，主动要为我们带路到原址踏寻。在路上，老乡对我们说：“看见你们就觉得亲切，当年解放军就住在我家，我还吃过你们包的饺子，可好吃呢。”我说：“解放军和老百姓本来就是家人啊。”我们说着走着，眼前出现了一个被挖得很深的山石坑，老乡指着那里对我们说，这就是你们要找的施工场地。我站在

那里，看着残留在地下的碎石，望着不远处尚残存的百姓土房遗址，按照方位，仔细搜索着过往的记忆，认定老乡带我们去的地方，就是当年我们战备施工的碎石场。倏忽间，那难忘的一幕幕掠过眼前。45年前的初春时节，北疆大地仍是残雪一片，我所在的连队奉命到古营盘村北山丘处采石砸石子，保障集宁老虎山坑道施工建设。记得连长的动员简短有力，内容就是：战士面前无困难！总结起来一个字，“干”！连队根据总体要求为各排下达了每日砸石方数指标，各班排又为每个战士加码下达了指标进度，一句话，就是要超额提前完成任务。小老虎似的战士们穿着大头鞋，戴着帆布手套，一人一铁锤，身背一壶清水，从山里的营房甩开脚板子，列队步行一个多小时，来到古营盘村边山丘下。年轻的战士们似乎个个都是多面手，经骨干简单地示范开山砸石子要领后，大家操枪弄炮的双手，很快就掌握了碎石技巧，摆开了战场。当时没有机械碎石设备，只能靠战士的双手将山石用钢钎采下，用扁凿楔子劈开后，战士们再将石块搬到各自席山而坐的砸石点，用穿着大头鞋的双脚夹住石块，再用铁锤粉碎，一锤不行，再砸一锤，直到一锤一锤将石头砸成标准尺寸的石子。坐在背阴处还有残雪斑驳的山丘上，迎着呼啸的山风，战士们比学赶帮，虎着劲儿地超额完成任务。渴了，喝上一口水壶里已经冰凉的清水；热了，用满是石尘的双手抹一下额头汗珠，划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猫脸儿。天气一天天转

暖，战士们先前穿着的大头鞋换成了解放胶鞋，我们仍然用双脚夹着石块碎石。一次，举起的锤头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脚面上，那个疼痛可想而知。当时战士们砸脚伤手的不计其数，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，走下施工火线的。

站在古营盘工地旧址，我们尽情地回忆着。战友张银奎指着西边的远山说道：“我们每天就是步行从那里来回呀。”远山——工地，工地——远山。我们谈起了全连近百号施工指战员的“战地午餐”。记得每到中午时分，已是饥肠辘辘的战士们，到了体力需要添油加力的时候，炊事班的战友们总是按时肩挑身背着做熟的饭菜来到工地。尽管炊事员战友想尽办法采取保温措施，但由于路途遥远，再加上天气寒凉，战士们吃上热汤饭便成了奢望。每天的午餐常常是用陈大米和失去油性的老小米混合蒸成的松散“二米饭”，土豆、洋白菜做成的炒菜常年不变，但战士们没有怨言，吃起来仍然是狼吞虎咽，吃着那个香啊，胜似山珍海味。战士们为了战备施工需要补充体力，要加油，要大干呀！

那时每天夕阳斜照时分，当我们看到超额砸出的碎石子，经过立方丈量后，在古营盘工地上军汽车团配属的解放牌卡车，运往边城重地老虎山坑道作业工地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。能为祖国在边疆浇筑打不垮、炸不烂、四通八达、能打能防、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，我们流血出汗，奉献青春和力量很值得。每每想起，没有懊悔，只有珍贵与自豪！

(作者单位：河北公安文联)

## 儿时的美好

□ 赵春莉

时光流转，我也到了喜欢回忆的年纪。闲暇无事在浏览网页时，我偶然发现了一张图片，图片中是一张挂在房梁上的小竹篮。记忆如潮水般涌涌而出，那一只小小的竹编篮子，承载了我儿时的快乐和口腹之欢，更透出了亲人对我深深的浓厚的爱意。

我出生的时期物资并不丰富，但对于我而言，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，拥有着最美好的回忆和最质朴的生活。在当时，家人把篮子挂在房梁上，也是无奈之举，主要是为了食物防潮防鼠的。在我印象中，那个挂在房梁上的竹篮是神奇的，里面有各种平日里吃不到的零食。

小时候，父母背井离乡外出打拼，我跟着父母一直在外乡，虽然乡邻间相处融洽，但我仍盼着过年时能回老家过年。当院子

中挂上了大红的灯笼，大门上贴上了祝福的对联，便能感受到年要到来的喜悦。在记忆中，每次回老家，妈妈和爸爸带着我们坐上绿皮的火车，我就像一只小鸟，一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直到下了火车，姨夫赶着驴车来接我们。驴车上早已放上了厚厚的垫子，再用厚厚的被子把我裹住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寒风刺骨，我却并不觉得冷。再走个七八里路，就远远地看到在冷风中等候的大姨和姐姐们。到了大姨家，大姨一把将我裹进她暖暖的大棉袄中。那时的冬天真的太冷了，入骨生寒，而给我的感觉却是温暖的。

进了里屋时，我圆滚滚的眼睛一个劲盯着房梁上的竹篮，大姨笑我是个馋猫。让我先喝些热水，再把竹篮小心翼翼地取下来，满满一篮子全是好吃的，有江米条、红虾酥糖、豆根糖、饼干、麦乳精、橘子汁、米花糖……

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贪心地每一样都拿一些出来，直往嘴里塞，而哥哥姐姐则只能分到一点儿。我的神情引来了满屋子的笑声。直到吃得小肚子溜圆了，眼睛依然实实在在地盯着篮子一动不动。直到如今，姨夫都笑我，见到吃的，眼睛都会放出光来。我知道，爱是会发光的，是大姨藏在竹篮子里的光，让我这个随着父母离开家乡的孩子，可以每每忆起，都会感到深深的温暖和宠爱。

炊烟袅袅，肉香从灶火旁飘逸出来，我们几个小孩在外面无论玩得多久，都会闻着香味跑回屋子里，欢快地在火热的灶膛前蹦跳着，只为了等肉熟了，吃上第一口肥瘦相间的大肉块，那滋滋冒出的油，就一个字：香！再有从篮子里拿出罐头来，一口肉一口罐头，那美好的味道让现在的我想起，依旧是唇齿生香，久久难忘。

时光荏苒，年华已斑驳，这些回忆在时光里渐变渐暖。如今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房梁上的竹篮子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其实，这些老物件在我的记忆中始终焕发着光彩，篮子更是可以保留住流逝在岁月中的情感。它在我的记忆中，是温暖的代名词，深情至极，牵动着多少那个年代出生见证过吊篮人的心弦。那悬挂在房梁上的竹篮陪伴着我的童年，亦是我永远不变的情怀，一路走来，一路成长，一种感恩。其实回忆之所以美好，是因为回忆让我们更懂得珍惜，懂得铭记。那些凝固了岁月的物件，总是厚重得让人爱不释手，因为从中能看到快乐的影像和难以复制的思念，还能让我们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。

(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)

## 老王师傅

□ 郭军红

一个人在前行的道路上，总会有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些人给自己传道、授业、解惑。上学的时候，对给自己教授知识的人，我们称之为老师；等我们参加工作了，对自己进行传帮带的人一般称之为师傅。

在这里，我称之为师傅的人，叫王振江。尽管他已经退休了，但是我每次见到他，还是亲切地称他为王师傅。因为于我而言，王师傅就像电视剧《警察荣誉》里，初到派出所工作的新警杨树称呼曹建军、李大为称呼陈新城为师傅一样。当年我从市公安局调到城区派出所工作，从派出所基层基础工作到执勤执法办案；从如何做好社区警务工作，到怎样调解处理好社区居民的各种矛盾纠纷；从如何爱岗敬业到怎样为人处事等等，都是王师傅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我、影响我，将我从一个职场“小白”带成了职业“快手”。

从部队转业进公安机关工作后，我一直在全市机关。由于在部队时就从事宣传教育、新闻报道工作，所以，转业到公安机关工作后，对市局基本的文字材料，可以说是驾轻就熟。然而，调到派出所后，由于工作环境变了，工作对象变了，使得自己在办理具体案件上，从处理方法到办案经验，显得力不从心。毫不夸张地说，绝对称得上是一只“菜鸟”！

记得当年我刚到派出所工作的时候，为了让我对辖区的基本情况有个了解，老王师傅带着我从东关社区到东门街社区，从东大街社区到花园小区社区……利用十多天的时间，将我们警务区管辖的所有村街、社区全部走访了一遍。不管走到哪个地方，王师傅都对居委会的干部和居民们介绍说，这是咱们片儿区新来的郭所长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多联系多沟通多帮助。

老王带着我在辖区走访时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无论我们走到哪个村街社区，都有许多居民主动和他热情地打招呼，问候他。当时我就问老王，辖区这么多居民你都认识啊？老王说，都认识谈不上，但绝大部分认识。话锋一转，老王又接着说，在派出所工作只要你有事没事常下社区走走、到街道转转，肯定认识你的人就慢慢多起来。认识的人多了，有些鸡毛蒜皮的事，诸如邻里纠纷、拌嘴打架的事情就好处理多了。说完，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事后想一想，还真是这么个理儿。

在工作中，老王常告诉我，其实派出所的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无非是一些琐碎的工作。譬如辖区里网吧内消防设施是否完好，旅馆业主对入住的旅客是不是做到了实名登记，出租房房东将房屋租给了什么人住，哪个街道上的小伙子又不安分了等等。对于这些基础工作，只要你嘴勤、手勤、腿勤，就出不了问题。对咱派出所来说，只要把各种矛盾纠纷处理好了，居民们和谐相处了，就是咱派出所民警最大的成绩。这些事情看着不大，处理好了还真不容易。对于老王的这番话，在不久后的一次案件调解中很快得到了印证。

那是在七月份的一天。我们辖区某村的村民任某母子与刘某哥儿俩因宅基地纠纷打起了架。因为除了双方当事人外，没有旁人在场。事情发生后，双方各说各的理，互不相让。起初，刘某哥儿俩不承认打了任某母子。为此，我和老王先后多次去村里进行调解。每次去，老王都分别找双方念叨，“错了不怕，只要认个错，还是好邻居”“都是百年不散的乡老乡，抬抬手就互过去了”“事情不大，忍为上、和为贵”……好话念了一箩筐，最终促使双方和解。对此，老王说，调解纠纷要有耐心、恒心、诚心，精诚所至，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。

在日常警务工作中，城区派出所因辖区人员密集，事(案)件多，相对警情也多。每次我带着民警出警时，老王也积极要求参加。他的理由是，自己经验丰富，多带带你们这些年轻后生。等把你们带出来了，我也就退休了。到那时你们这些年轻后生还记得我这个老民警，我也就知足了！听到这话，总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。

(作者单位：定州市公安局)

## 水塘四季

□ 赵启献

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老家，村子周边有很多水塘。春阳孕青，池水粼粼，我与小伙伴在池塘边抓蝌蚪；夏雨泼绿，水丰草茂，我们在水塘里游泳嬉戏；秋风摇黄，瓜果飘香，我们钻进池塘边的果园里偷吃梨子苹果。要说，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冬天。时序步入腊月，整个世界银装素裹，结了冰的池塘似乎拥有了神奇魔法，我们人坐在课堂上，心绪却被诱到了冰天雪地里，任凭老师用黑板擦把讲桌敲得“砰砰”响，也不能把我们的心绪唤回来。放学时间临近，我们早已蓄势待发，一俟铃声响起，便拎了书包夺门而出。

回到家把书包往床上一扔，就像灵巧的猫一样伏身钻进床底，抓起藏在那里的冰车，撒丫子向村外的池塘跑去。无论追出来的母亲如何气急败坏且信誓旦旦地说将实施怎样的责罚，我们也绝不会被吓倒，进而乖乖折身回家去写作业。

说起冰车，其实并不豪华，无非一块废旧木板，底部两侧分别纵向嵌上一根粗铁丝作冰刃，再找两根细木棍，末端嵌进截去钉帽的铁钉为冰钎，一架冰车就做成了。即便冰车配置如此简

陋，但由于材料匮乏，实施起来仍然困难重重。我的好朋友王二丁好不容易凑够了做冰车的木板，却始终找不到做冰钎的木棍，于是这家伙贼溜眼的目光，便盯在了厨房里的擀面杖上。后来他的冰钎由于外观顺直、手感细腻，在所有小伙伴的冰钎中拔得头筹，让他很是骄傲了一回，比他多新买了自行车接受村里人围观时还要神气。只是第二天上学的路上，我们见他走路一瘸一拐，有位同学很不知趣地问他“是不是因为偷擀面杖做冰钎挨了揍”，他的腿当即就不瘸了，言之凿凿地否认说根本没有挨揍。下午放学后去池塘溜冰，他没有带冰车，满脸羡慕又茫然地站在那里看别的孩子玩得热火朝天。

水塘边有一个柴草垛，小伙伴八十多岁的爷爷时常倚坐在草垛上晒太阳。听年龄大些的孩子说，这位老爷爷曾读过私塾，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。我们一群孩子嬉闹着他身边经过时，他总会说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或者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。高年级的学生便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神气告诉我们说：“爷爷是嫌你们不好好学习哩。”我们却不以为然，反而觉得他多事。我的少年时光就这样在没

心没肺的欢乐中翻过去了，像翻一本只看图画不读文字的小人书，人生经验与学识收获，像捕鱼技巧拙劣的小伙伴撒向水塘的网，捞起来的只是些小鱼小虾。

后来我参军入伍，才深刻地领悟到，知识才是最所向披靡的武器，可我头脑空空，开始后悔彼时年少无知、贪玩厌学耽误了大好时光。那位爷爷在我的心目中逐渐变得慈祥可敬起来，只是我当时听不懂他说的话，以致如今后悔不已。

现在想来，一年四季风景各异，人生不同的阶段也各有使命，年少时不努力播种耕耘，便没有枝繁叶茂的花季，更难得硕果累累的收成。有句话说得好，“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”每一个当下，都是生命中最年轻的自己。于是我买来诸多书籍，奋力投身学习。

如今我离开老家已经20多年，仍然时常忆起村边的水塘，回想童年往事。有时候我就觉得不同人生阶段，恰好对应了水塘四季。

春风送暖的时候，水塘里的冰融化了，水面被禁锢了整个冬天，似乎寂寞了太久，因而兴高采烈地舞蹈着，泛出粼粼波光，就像被关在家里写作业的孩子

猛然获准出去玩一样，先要在广阔天地里撒撒欢儿，手舞足蹈一番。孩子的头脑里时刻萌动着各种花里胡哨的念头，像一池春水，虽然澄澈，却由于水面粼粼，无从洞悉水底的情状，也不能映照蓝天白云、皓月繁星。是啊，孩子青春萌动、异想天开，虽是人生好时节，却难得安心学习。

懵懂孩童出落成风华正茂的青年，恰似季节入夏，池塘草木葱茏、绿水荡荡，游鱼浅翔深藏，就像青年心底的欲望此起彼伏，虽然有所思虑，但收获甚微。

秋风涂黄时节，池水安静恬然，即使偶遇凉风暂至，水面略起微澜，也会迅即平复如常，依然蓝天白云悠悠，似乎将整个宇宙都装在了心里。人到中年，随着阅历渐丰，尝诸人生甘苦，心绪日益沉静，进而胸怀大千而不形于色。

到了冬天呢？冬天嘛，恰似那位老爷爷，安坐夕阳下，双目微闭，看似昏昏然，实则澄明如镜的心田，映照了诸多人生过往与智慧。冬天的池塘也是如此，放眼四望，虽然冰封雪覆，了无生机，但其内却悄然蓄积能量，孕育着又一个春天。

(作者单位：邯郸市公安局长交巡警支队)



雪城秋韵

于恩华 作  
作者单位：故城县公安局